

京 剧

打砂鍋

中国京剧院演出本



北京宝文堂書店

編輯說明

一九五六年第一次全國戲曲劇目工作會議結束後，中國京劇院曾經整理了一批“小花臉戲”和“玩笑旦戲”。演出後，各地劇團（尤其是群眾業餘劇團）需要劇本者甚多，供求不能適應，因此選擇了一些比較優秀的劇目，編輯出版，以供各地劇團參考。

這些戲，各有其不同的風格，也有其共同的特點；特點之一，就是語言生動、詞彙豐富；正由於此，台詞中往往摻雜了一些地方土語、諺語、歇後語以及諧音和轉音語，此外還有一些是根據過去風俗習慣或前輩藝人們舞台即興創作沿留下來的“喂”。這類台詞，對於一般讀者來講，有時從字面上很難理解其意義所在。因此，在編輯工作上，尽可能地查明出處，做了一些必要的注釋。

演出本只是經過初步整理，其中尚有若干缺點；注釋工作也未必完全準確。這些，都希望能夠得到指正。

中國京劇院文學組

前 記

《打砂鍋》是一出傳統諷刺鬧劇。

老人吳成因為兒子吳倫忤逆不孝，便到縣衙喊告。糊塗的縣官給他一支“火籤”，命他自己去捉拿吳倫。吳成在街上追趕兒子的時候，不料一棍誤打在砂鍋挑子上，於是又被賣砂鍋的扭上公堂，要求賠償。糊塗透頂的縣官不察真相，結果，忤逆的兒子逍遙法外，賣砂鍋的反被打死，一場官司就這樣結束了。

這出戲有兩個特點：一、忤逆兒子和糊塗縣官例應一人扮演，由此構成許多笑料，並給觀眾以糊塗縣官即等於忤逆兒子的聯想；二、劇中有幾段唱白或動作，系摘自八出昆曲，故又有“昆八出”之稱（近年演出，已略有變化，詳見注釋中）。

這個劇本是由中國京劇院演員賈松齡、葉德霖整理的。除個別詞句略有修改外，未作大的更動。

編輯者

人物：吳成、吳倫、賈老西、李若水、四衙役。

第一場

吳成上。

吳 成 (念) 一生富貴終何用，

不肖之子不如貧！

老汉吳成，不幸老妻亡故，只留一子名喚吳倫，这个奴才，不務正業，終日賭博。看看天色過午，老汉还未曾用飯呢，也不知这个奴才往哪里去了。唉！待我找鄰居們打听打听。——鄰居們！

內 聲 做什么？

吳 成 可曾看見我兒吳倫往哪里去了？

內 聲 不知去向！

吳 成 不知去向！找街坊們打听打听。——啊街坊們！

內 聲 啊！

吳 成 可曾看見我兒吳倫往哪里去了？

內 聲 往賭博場中去了。

吳 成 到賭博場中去了！哎呀，这个奴才他又賭博去了，

真真的可恶！我在此等他便了！

吴 伦 （内）啊哈！

吴伦上。

吴 伦 （念“字字双”）自幼，

自幼生来性情刚，不讓，

三杯两盏醉颠狂，胡撞，

借衣借帽街上聞，去当，

回到家去打爹行，頂撞、頂撞！（詩）

湛湛青天任我欺，

未曾起意神不知；

为人不把老子打，

枉在世上玩“虎把喇”！^①

我——吴伦，不幸母亲去世，給我留下这么一个不孝的老子，天天跟我要吃要喝的，可要到多儉是个了手？

唉！真所謂，我吴伦終年不喪父，此乃是大不幸也！

吴 成 唉！这个奴才还不回来！

吴 伦 有嘚，又等上啦啊！——老梆子，你在这儿干嘛哪？

吴 成 哎，我在此等你呀！

吴 伦 等我？

吴 成 哎！

吴 伦 等我干什么呀？

① “虎把喇”，鳥名。过去北京西郊藍靛厂，曾有逆子因养“虎把喇”被猫吃掉，迁怒而毆斃其父的故事；所以剧中抓哏，相沿不改。

吳 成 有話講。

吳 倫 有話說？

吳 成 哎！

吳 倫 咱們就在这露天地兒露着說嗎？啊？

吳 成 哪里去講啊？

吳 倫 这要是遇見我那个高亲貴友，說我的“家教”不嚴，豈不耻笑于我乎！

吳 成 哪里去講？

吳 倫 有家沒有？家說去！

吳 成 好，家中去講。（同進門。）

吳 倫 老梆子，坐下坐下，坐着！

吳 成 坐下。

吳 倫 我这儿打个地攤兒。（坐在地上）有什么話你說吧！

吳 成 我来問你，你往哪里去了？

吳 倫 我呀，耍錢去了。

吳 成 啊？怎么又要錢去了啊？

吳 倫 耍錢就得了，干嘛“又要錢去了”哪！

吳 成 嘿嘿，你这个奴才，終日耍錢，耍到几时算个了手哇？

吳 倫 老梆子，我告訴你，这个耍錢，不是起我这儿興的。

吳 成 哪个興的啊？

吳 倫 当初有輩“癩”^①人，

① “癩”是对“鼓”而言。“鼓”又与“古”同音，所以此处以“癩”对古。

吳 成 哎，古人！

吳 倫 癩人！

吳 成 古人！

吳 倫 癩人！

吳 成 古人，古人！

吳 倫 （同时）“癩”人！“癩”人！“癩”人定啦！

吳 成 就算“癩”人！

吳 倫 这不結啦，順者为孝嘛！

吳 成 哎，怎么講話！哪輩“癩”人？

吳 倫 昔日有个赵“强”胤。

吳 成 赵匡胤！

吳 倫 “强”胤！

吳 成 赵匡胤！

吳 倫 “强”胤！

吳 成 哎，赵匡胤！

吳 倫 “强”胤，“强”胤，又来了！

吳 成 哎，就算“强”胤！

吳 倫 这不結啦，順者为孝嘛！昔日有个赵“强”胤，当初他老人家不得第的时候，輸打贏要；到后来时来运转，他怎么做了馬上的“紅”帝啦？

吳 成 皇帝。

吳 倫 “紅”帝。

吳 成 好，就算“紅”帝。你这个奴才終日耍錢，到了日后，定要做賊（念“則”）呀！

吳 倫 叻，你还咬音碰字儿的，又做贼啦又，做贼也有辈“孺”人。

吳 成 又是哪辈“孺”人？

吳 倫 昔日有个刘志远，他老人家不得第的时候，偷过鸡盗过狗，到后来时来运转，他怎么做了“黄鳝”啦！

吳 成 皇上。

吳 倫 “黄鳝”！

吳 成 皇上。

吳 倫 混蛋噯，这个“黄鳝”街上有卖的，你瞧见过卖皇上的吗？

吳 成 就算“黄鳝”。

吳 倫 这不结啦，顺者为孝嘛！

吳 成 怎么讲话！做贼不成，日后定要挨门乞讨啊！

吳 倫 噢！要饭哪！

吳 成 嗯！

吳 倫 这个要饭也有辈“孺”人。

吳 成 又是哪辈“孺”人？

吳 倫 昔日有个郑元和，他老人家不得第的时候，是挨门乞讨哇，到后来时来运转，他怎么做了“汤圆”啦！

吳 成 状元！

吳 倫 “汤圆”。

吳 成 状元。

吳 倫 混蛋噯，这个“汤圆”有馅儿，吃得，状元吃不得！

吳 成 好好，状元也罢，汤圆也罢，拿来！

吳 倫 要什麼呀？

吳 成 拿飯來呀！

吳 倫 哎，你怎麼跟我要飯吃哪，啊？

吳 成 啊？我不與你要，與哪個要啊？

吳 倫 你講什麼跟我要飯吃呀？

吳 成 你是我的兒子啊！

吳 倫 我是你的兒子？

吳 成 噯！

吳 倫 你含糊点儿成不成？嗨，即便我是你的兒子，兒子
大爺，身長樹大，肩膀兒一齊，咱們就得論哥兒們。

吳 成 哎呀呀，這個奴才，與老夫論起“哥兒們”來了。

吳 倫 “蜣螂兒”，還得兒“啞嘴兒”^①哪！又得兒“哥兒們”
啦！

吳 成 今日有飯便罷，如若不然哪……

吳 倫 怎麼着？

吳 成 嘿嘿！我定要教訓教訓你這個奴才呀！

吳 倫 怎麼着，你要與我“耐戰三合”嗎？

吳 成 哎！

吳 倫 好哇，我也瞧出來啦，你是不想活着啦。走！咱們
外頭“嘎拉嘎拉”^②。

① “蜣螂兒”，即秋蟲中的“糞金龜”，另一種小蜣螂，俗稱之為“啞嘴兒”。此處系由於“哥”讀白念“鍋”，音轉到“蜣螂兒”，又聯想到“啞嘴兒”。

② 諺語，形容打架。

吳成 我打死你这个奴才！（举棍，吳倫夺棍，將吳成打倒。）

吳成 噯唷，噯唷！

吳倫 （唱）我活活打，打死你这賤丫頭！⊖（下。）

吳成 （爬起，追）截住他，街坊，截住他！哎呀，这个奴才竟將老汉推倒尘埃，真真的可恶，我到山阳县告他去了。唉！这个奴才！（下。）

第二場

賈老西⊖提烟袋抽烟上。

賈老西 （念）曲曲弯弯路、层层迭迭山，

雁飞不到处，人被利名牵。

我姓賈，我叫賈老西。我是哪儿的人，我知道，我是山西陕西山陕西，西北晃昏儿小老西。自我来到北京，我舅舅介绍我到煤铺学买卖，因为我跟掌柜的嘔了一口气，掌柜的把我散啦。自我住在这个店里头，一点儿轍也沒有，我又找我舅舅去啦，我舅舅给我俩钱儿，做个小买卖儿卖砂鍋，今儿个头天开张做买卖去。——哎，我说伙计们！

内 声·有。

⊖ 昆曲《西厢记》《拷红》中的一句唱词。

⊖ 这个人物說山西話，但在表演上不应丑化。

賈老西 我們出去做買賣去呀！

內 聲 我們不敢去。

賈老西 干嘛？

內 聲 狗打起來啦！

賈老西 你瞧這個喪氣勁兒的！賣砂鍋的就怕狗打架，你們不去，我去。哎！（挑担）去做買賣去。噢，出得門來，好天氣也！（唱“椰子腔”）

一日里離家一日深，

好一似孤雁住在那寒林，

我只說在外面春光有准，

我倒有思鄉哪嘆呀呵哪嘆呀呵那一片心。

（吆喝）砂鍋！（下。）

第 三 場

众衙役內喊：“咪，咪，咪……”引李若水^①上。

李若水 衙役們！

众衙役 有。

李若水 你們咪的什麼？

① 李若水原為昆曲《銀釧大審》中的正派角色，此劇故意借用其名，亦屬摘自昆曲之一。這一人物，劇本規定是由扮演吳倫的演員兩次趕扮的。又李若水念京白，有時也摻入半韻白。

众衙役 我们这是“山羊（阳）”县，我们味的快，老爷升的快。

李若水 噢，你们味的快，老爷就升的快。

众衙役 正是。

李若水 好，如此大家就味起来！

（念引）“官居将帅逞英豪，念我平生志量高！”①（转身，头碰墙上。）

众衙役 这头儿！

李若水 噢！这头儿！（返身入座）一磬儿两磬儿，上头画着一个红杏儿。六月六看谷秀，春打六九头。小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早知下不来你就不应该上去，谁知上去，嘿嘿下不来。下官，李若水。自幼坐破毡毯，磨穿铁砚。大比之年，进京赶考，做了三篇文章两篇论，头一篇写的是这个，二一篇写的是那个，嘿嘿，那个，嘿嘿是得儿这个：“正月里来是新春，寡妇房中口问心，来吧呀噢儿哟②！”圣上道我大有奇才，封了我一个四衙。自我到任以来，又启奏了一本，这城内禁止“煤黑子”拉骆驼③，圣上道我有治国之才，又封了我一个二衙。

① 此处是昆曲引子，原系《白兔记》《回猎》中刘智远的台词。

② 北京流行小调《打新春》的原词。

③ 清朝曾有一个御史，奏请不准在大街上把驮煤的骆驼五个一串拉着行走，大家都认为是笑谈。（事见清人笔记）此句台词系含讽刺之意义，在旧社会呈修运煤的脚夫（或搞煤的工人）叫“煤黑子”，这是一种轻视劳动人民的称呼。

我想这二衙虽然比那四衙大，二衙倒比四衙少两“牙”。

自到任以来，家家关门，处处喂狗，有钱的吃饭，没钱的饿着。——哎，你们倒是拦着我点儿。今当放告之期，来！

众衙役 有。

李若水 将放告牌抬出！

众衙役 是。

· 吴成上。

吴 成 冤枉，冤枉。

衙役甲 候着。（进入）有人喊冤！

李若水 噢！买卖到了，待我出外迎接。

众衙役 慢着慢着，还是传他进来呀！

李若水 买卖到了，焉有不迎接的道理？

众衙役 嗟，还是传他进来。

李若水 传得的？

众衙役 传得的。

李若水 好，传他进来！

众衙役 是。——上堂回话。

吴 成 噢！（进门）叩见太爷！

李若水 这一老“毡”儿！

吴 成 老头儿。

李若水 噢，老头儿。你为何不“头起抬来”。

众衙役 抬起头来！

李若水 噢，抬起头来。

吳 成 有罪不敢抬頭。

李若水 恕你無罪。

吳 成 謝太爺。

李若水 哇！（吹打）來呀！

眾衙役 有。

李若水 擡頭三夾棒！

眾衙役 是！

吳 成 哎，我不告了，我不告了！

李若水 問他為什麼？

衙役甲 哎哎哎，你怎麼啦，怎麼不告啦！

吳 成 上得堂來，擡頭三夾棒，我不告了！

衙役甲 他說上得堂來，擡頭三夾棒，他就不告了。

李若水 因為這個啊，你告訴他，老爺有這“毛包”^①的脾氣，說打指不定打不打哪，叫他說來！

衙役甲 （對吳成）你不知道，我們老爺有這“毛包”的脾氣，說打你指不定打不打哪！

吳 成 噢噢噢！

衙役甲 來來來，跪下跪下。

吳 成 噢噢，是是，參見太爺！

李若水 這一老头兒，何人殺死你父，逼死你母，從實的講來！

吳 成 無有此事，無有此事，我是送我兒吳倫，忤逆不孝！

① 北京諺語 形容人的脾氣暴躁。

李若水 (拍案)胡說，你不养活他老人家，你还告他老人家？

吳成 哎！他是我的兒子啊！

李若水 噢，他是你的兒子？

吳成 不錯。

李若水 好，我關樁啦，我當你是他的兒子哪！

吳成 哎！想老漢偌大年紀，怎麼是他的兒子啊！

李若水 那你不會是“天老兒”^①嗎？

吳成 噢，是是是。

李若水 來！

眾衙役 有。

李若水 把他兒子抓來！

衙役甲 我不敢去。

李若水 怎麼不敢去？

衙役甲 我怕他打。

李若水 怕他打！（向衙役乙）你去。

衙役乙 我也不敢去。

李若水 你怎麼也不敢去？

衙役乙 怕他罵。

李若水 噢，你怕打，你怕罵。好，待老爺我親自前去。

眾衙役 且慢！我們這裡有鄉風兒，原告傳被告，一傳就到。

① 从落生下来就是白头发的人。俗谓之“天老”。

李若水 好，你們退下。

众衙役 是。（下。）

李若水 老头儿。

吴 成 噢！太爷。

李若水 我們这里有个乡风儿。

吴 成 什么乡风？

李若水 原告傳被告，一傳就到。

吴 成 哎呀，太爷，我那儿子甚是凶恶，老汉不敢前去，
太爷改差。

李若水 “从来不听妇人言。”^①

吴 成 哎，太爷改差。

李若水 “再来不值半文錢。”^②

吴 成 哎，太爷改差。

李若水 老头儿！“待我賜你三千人馬，将李家庄团团圍住，拿住李氏嫂嫂，刀刀見血，劍劍抽筋。为父的眼观旗角起，耳听好消息。”^③（扔火籤下。）

吴 成 哎呀呀，好一个糊涂的太爷，說什麼此地有个乡风，原告傳被告，一傳就到，这是哪里說起！哎，（念干牌子）老汉下公堂，捉拿小儿郎，拿到公堂上，太爷作主張，太爷作主張！（圓場。）

吴 倫 （內）啊嘿！

①② 原系昆曲《鳴鳳記》《写本》中楊繼盛的台詞。

③ 原系昆曲《白兔記》《回獵》中刘智远的台詞。

吳倫上。

吳 倫 (念干牌子⊖) 緊走慌忙，緊走慌忙，若被他趕，上一定要遭殃，一定要遭殃！——嗨，老爺子，您在這兒干什么哪？家里飯也弄得啦，酒也燙上啦，走吧，跟我吃飯去！

吳 成 哎，我不餓了。

吳 倫 跟誰生这么大的氣呀？

吳 成 与你这个奴才呀！

吳 倫 跟我？

吳 成 哎！

吳 倫 跟我为什么呀？

吳 成 我将你告下来了！

吳 倫 告下来啦，你瞧喂，这么好的孩子，他会給告下来啦，——哪儿告的？

吳 成 山阳县。

吳 倫 山阳县。怎么沒有官人哪？

吳 成 哦，太爷言道，此地有个乡风。

吳 倫 什么乡风儿呀？

吳 成 原告傳被告，一傳就到。

吳 倫 是那么着呀？

吳 成 不錯。

吳 倫 有什么凭据呀？

⊖ 此处当初系念昆曲《五人义》中周文元的“南樓鏐金”原詞，現一般演出已改为“水底魚”。